

微光守護的急診室

台中慈濟醫院急診醫學科 李豐佑

【種子】

「我一直很好奇想問，為什麼你會選擇走急診？急診不是壓力很大嗎？」

「因為實習的時候在病房值班，總是遇到各種大大小小的緊急狀況需要馬上處理，但是常常呆住卡住，甚至慌張到不知如何是好。因此我在心裡埋下一個種子，未來的我要成為一個在病患出現緊急狀況時，能夠從容、俐落的掌握情況、迅速完成該有的處置，然後帶著自信、神色自若的轉身離開。」

阿光是我醫學院時期的同窗室友。來自南部鳳山的他個性純樸溫和、敦厚誠懇，儼然是位暖男。一直以來，我們的交情相當不錯，上課時一起打瞌睡蟲，下課時一起聊哪位學伴覺得如何有沒有機會，考試前，我們互相砥礪打氣。畢業以後，我留在母校教學醫院選擇了急診，而他去了區域醫院走耳鼻喉專科。在一次相約的聚餐裡，有了上述的對話。

【墜落】

一個一如往常繁忙的急診室夜晚，一位年紀約莫三十出頭的年輕患者陳小姐，因為發燒、腹瀉來急診。經過初步診療確認是「A 型流感」感染，在給予點滴注射及藥物治療後已退燒，護理師衛教後準備離院返家休息。

「醫師她好像很喘，快點來看看！」

陪伴陳小姐的友人發覺不對勁跑來告知我。當下我馬上趕到床邊，病患似是下床準備離開時覺得呼吸費力、端坐呼吸。監視器上顯示竇性心搏過快，每分鐘 130 下左右。我確認了一下病患過往並無甲狀腺功能異常狀況，當下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海：莫非是急性心肌炎？我囑咐護理師給陳小姐戴上氧氣，抽血檢驗心肌酵素，果然升高！隨即聯繫心臟科醫師會診後安排轉診至醫學中心。當晚下班後，接到該醫學中心的學弟訊息：「陳小姐轉院後狀況急遽惡化，心跳驟停經過 CPR 70 分鐘，已 on 上葉克膜…」。三天後，病患的多年閨密好友，也是我的前東家護理師同事，告訴我狀況並沒有好轉，幾經掙扎後家屬選擇忍痛放手，最後表達感謝我的協助轉診…」。

「原本以為只是單純的感冒，要讓她回去，卻沒想到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麼消殞了…」之後一段時間，我一再的咎責自己，懷疑自己為何選了急診卻仍無能為力，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？如果急診工作日常就該如此，如同走高空鋼索，將來的我還會不斷重複墜落深淵嗎？

【微光】

幾年後的一個清明假期，急診室依舊是熱鬧滾滾。此時的我內心傷疤早已癒合，和往常一樣頂著一張撲克臉來上班。一位 16 歲的小弟弟，由家長陪同前來，主訴下午在家附近的田裡玩沙，突然覺得喘不過氣，雙側手腳麻。「應該是年輕人常見的換氣過度吧」。我開立了一支抗組織胺注射醫囑，讓小弟弟轉到留觀區休息。一小時後，我思忖著時間差不多了，該讓小弟弟回家了，於是走到床邊探視。只見小弟弟身體不斷蜷曲、扭動，問他哪裡不適，勉強吐出「胸口不舒服」幾個字。因為症狀的演變與一開始過度換氣的臆斷不甚吻合，便安排了 CT 檢查。影像一出來頓時讓我冷汗直流。「是 Type A 主動脈剝離！」「才 16 歲阿！」「左邊腎臟也黑掉了！」心臟外科醫師隨即幫小弟弟安排了緊急手術。在加護病房住院過程中，小弟弟歷經了諸多苦難折磨：下肢腔室症候群、腦部多處栓塞、移植血管感染、急性腎損傷、院內肺炎及拔管失敗、憂鬱與疏離感…等，最終在醫療團隊的努力下順利出院。我曾幻想著有一天小弟弟與他的家人一起回到急診，尋找當初那位仙人指路、第一時間診斷並安排會診手術的急診醫師給予道謝，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，好似船過水無痕，自此也沒有關於這位小弟弟的消息了，只聽說他如今在另一家醫院復健安好。即便如此，此時的我是開心的，內心是無比滿足的。這幾年的歲月洗禮，早已讓我了悟到急診工作的核心價值，從來就不是為了追求虛名浮利，更不是為了任何形式的有價回報。我依止善念，不分貧富貴賤、平等的施與關懷救助，這單純的信念，讓我發掘了內心最深處的微光，那是我的初衷、我之所以存在的意義，也是踏踏實實的、無所求的幸福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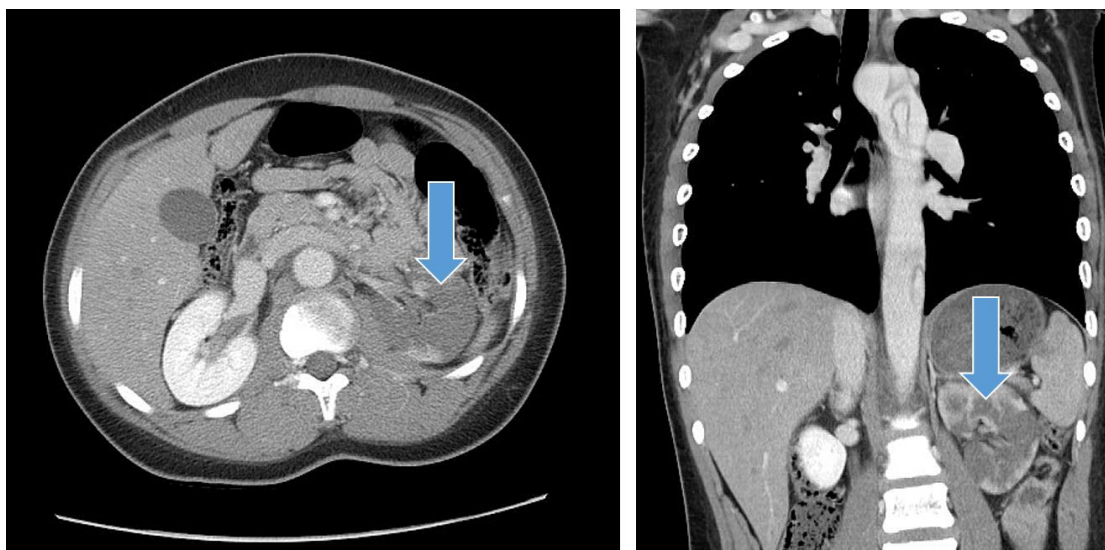
【永恆的守護】

幾年以後，同學間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，阿光罹患了鼻咽癌，開始接受一連串痛苦的治療。患病期間，他依然堅守崗位，每日殷勤為他的患者手術、換藥。然而命運之神是殘酷的，阿光終究是敵不過病魔摧殘，在 37 歲那年匆匆的劃下人生的句點。

「你還留在急診嗎？不會後悔？」阿光問。

「不會，至少此刻仍然不會。每一位急診人都有急診魂，那是一個無法言喻、沁入骨髓、無可救藥的靈魂。即便將來因為某些原因離開了，也只是換了另一個方式繼續守護吧。」

這一刻，我彷彿看到阿光露出了燦爛的微笑，似乎在告訴我，他認同了這一切。而我也清楚明白，他依然在另一個世界裡守護著我們，就像我們守護著內心的微光一樣。



附圖：16 歲小弟弟的電腦斷層影像



附圖：民國 92 年岡山航空生理訓練結業式 (紅色箭頭: 阿光同學)



附圖：微光守護的急診室